

說苑  
斟補

統一書號：10116·281

定價：(9)2.10元

# 說苑斟補

漢

劉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說苑新補

漢 劉 向 撰  
合肥 劉 文 典 學

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書林街100號)  
(雲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新字第0011號)  
雲南人民印刷廠印裝 雲南省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787×1092  $\frac{1}{25}$  印張: 18 $\frac{18}{25}$  字數: 147,000

195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 1—920

\*

統一書號: 20116·281

定價: (9)2.10元

## 說苑序

南豐曾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五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敘其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不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為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

說苑序

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己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而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 目錄

卷第一 君道

卷第二 臣術

卷第三 建本

卷第四 立節

卷第五 貴德

卷第六 復恩

卷第七 政理

卷第八 尊賢

卷第九 正諫

卷第十 敬慎

卷第十一 善說

卷第十二 奉使

卷第十三 權謀

卷第十四 至公

卷第十五 指武

卷第十六 叢談

卷第十七 雜言

卷第十八 辨物

說苑序

卷第十九 脩文

卷第二十 反質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

誣、虛文邪云、論語焉可誣也、漢書林宣傳作可誣、蘇林曰、誣、同也、無也、曾灼曰、誣音誣、疑此誣亦與誣同義、

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

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

虛文邪云、疑附、

淺薄不中義理、別

集以為百家後、

虛文邪云、疑有脫文、

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

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

虛文邪云、當有謹上二字、

說苑斟補目錄

篇目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君道

臣術

建本

立節

貴德

復恩

政理

尊賢

正諫

頁數

一一—二八

二九—四七

四九—六五

六七—八二

八三—一〇二

一〇三—一二三

一二五—一五〇

一五一—一七八

一七九—二〇三

說苑輯補目錄

卷第十

敬慎

二〇五—二二七

卷第十一

善說

二二九—二五一

卷第十二

奉使

二五三—二七〇

卷第十三

權謀

二七一—二九七

卷第十四

至公

二九九—三一四

卷第十五

指武

三一五—三三〇

卷第十六

叢談

三三一—三五〇

卷第十七

雜言

三五—三七八

卷第十八

辨物

三七九—四〇六

卷第十九

脩文

四〇七—四三六

卷第二十

反質

四三七—四五六

說苑斟補卷第一

漢 劉 向 撰  
合 肥 劉 文 典 學

君 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師曠六百二十引如作春、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

為、師曠引對曰、作師曠曰、務在博愛、師曠引務在下有於乎、趨在任賢、師曠引趨在趨、古通用、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

固溺於流俗、盧文弨書拾補校云、國太子師曠六百二十引作溺、○典當、鮑刻本師曠作泥、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蹕然獨

立、師曠引作伴、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



木者惡得直影、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適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治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微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盧文弨云、為下家語五儀解有其兼二字、○典義、有其兼二字正與有二乘之義相應、疑本書脫此二字、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

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

見君子、憂心懨懨、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康文昭云、詩攷引作既見君子我心則悅、疑王伯厚以覯字嫌律故

改之、說字家元本皆作悅、

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

成人之惡、微孔子吾馬聞斯言也哉、

家語孔子作吾子、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

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

康文昭云、人當作民、○典常、康說

是也、

康書治要引此文、人正作民、

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

廣、

孫治毅云、賈子修政篇上廣作富、下先恕而後教、教作行、

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

御覽八十引恕作生、教作教、於

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

山在其北、

康文昭云、韓詩外傳三作衡山在南、岐山在北、

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用此險也、所以不

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

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邇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

意、詩外傳六作噫、噫讀為抑、攝辭也、古書中意字或作抑、與同然、

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盧文弼云、矣、楚府本作也、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

盧文弼云、賈子人作民、○典義、上下文皆言民、此不得獨言人、章句治要引字正作民、與賈子合、當從之、

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醴

五湖而定東海、

東書治委引魏作、漢書治委引魏作、於處為長

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

意林引作此人不恭、故

得罪、疑

出列本、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

人、人、深書

治委、意林、御覽八十二、四百八十八、六百四十一引、疑初唐夫避太宗諱、後乃絕之、相沿未及改正也、

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

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

讓上之字疑射、尚書大傳略說篇作則見其人、疑讓為士大夫、家語好生篇作入其朝、士讓為大夫、然無之子、與下句法一律、實治通鑑外紀商紀、同、是其證、

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

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

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

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

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誨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

盧文弨云：呂氏春秋重言篇有人字，可省。○典宗：余一人天子自稱，無人字於詞為不備。此當據呂氏春秋增人字，舉說校呂氏春秋云：說此書還為無人字，是。其失與盧校說同。

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

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任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四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為一馬，堯為君而九子為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

虞書治要引成，原作堯成。

以王天下，是故知人

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王書為主，字之誤也。此承上文是故知人者主道也。而言主道臣道相對成義，若作王道，則非其指矣。虞書治要引字正作主，是其證。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罷、元本作焉、於焉為其、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

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

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莞子今年老矣、為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

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足衣食

乎、

各本作民衣食足乎、宋本  
民足衣食乎、今從之、

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

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

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

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

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

主不好士、諂諛在旁、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

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

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來處、五阻不

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之主、廣文補云、主當作王、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為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孫治提云、弦章景公時人、此是弦章、見新序、○典義、孫說非也、呂氏春秋勿躬篇、管子

子旗為大理、子旗弦章之子、左問二年傳、衣、身之章也、佩、表之旗也、章旗二字、義正相合、赴弦章字子旗、若為弦章、則不得字子旗也、辨非子外備說左下篇、管仲曰、綱聚於辭、清潔於實、習人情、與吾不如弦商、請止以為大理、章商古通用、弦商即弦章也、是弦章本桓公時人、此文作弦章、不誤、新序雜事四、晏子春秋同上篇作弦章、越非、下文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欲請大夫酒、公辭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橘弓矢、弦章入、章當為事、後人依此文改之、而不如其誤耳、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晏子春秋同上篇、懾畏下、有案于樂、省李治、六字、田野不修、人民不安、

則寔威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春秋雜上篇別為一條、據作別、晏子曰、臣聞為地戰者不能成王、為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祿仕之臣也、盧文弨校云、據、元本作道、○典、此承上文為祿仕者不能成政而為、作據者是、晏子春秋雜上篇作特祿之臣也、可為旁證、今從之、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民寡、

民字各本作人、涉上寡人而誤也、御覽四百五、四齊人百七十四、史記樂毅傳正義引作民、今據改正、

削取八城、

史記樂毅傳正義引別作取、於義為長、御覽引與今本同、

匈奴驅馳樓煩之下、

史記樂毅傳正義引驅馳作驅、

以孤之不肖、

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御覽四百五引危作亡、史記樂毅傳正義引作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

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

也、有、御覽四百五、四百七十四、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

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

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西、御覽四百五、四百七十四、史記樂毅傳正義引作不乘之以勢求臣、

義引作北、不乘勢以求臣、御覽四百七十四、史記樂毅傳正義引作不乘之以勢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

臣、北、御覽四百五、四百七十四、史記樂毅傳正義引作西、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

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史記樂毅傳正義引作隗

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史記樂毅傳正義引作於是常置隗為上

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

歸燕、虛文語云、史記、新序、通鑑前編俱作魏、孫云、本書專言燕亦云、燕昭王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

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

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

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

賢者也、

者當為君、字之誤也、此以賢君、中君、下君、總言、若作賢者、則三句不一律矣、實子先以篇正作意、是其意、

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

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

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

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

乎身、自惜不肖、

盧文弼云、實子先以篇正作意、在身而自惜不肖、語尤明、

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

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

之、兼有九夷、

盧文弼云、韓詩外傳七、九作南、是、

當是時也、南面而立、

韓詩外傳七南面上有君字、疑本書然、

近臣三、遠

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

盧文弼云、刑說則、

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

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

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

盧文弼曰、之時、晏子無、○與索、盧校是也、下文所謂不祥乃藉此者也、亦無之

字、意林引作此不祥邪、邪也古通用、

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馬、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

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御覽九百三十三、事類賦二十八引穴蛇作室、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御覽八百三十二引作吾就獵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盧文弨云、其下疑微入字、

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湯之時大旱七年、雉圻川竭、煎沙爛石、御覽七十四引煎作焦、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

川、

盧文弨云、祝、御覽八百七十九作祀、

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

盧文弨云、前子大略為人作民、御覽同、○典義、藝文類聚災異部引人亦作民、

芑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惑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

而天大雨、藝文類聚引言作邪、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効聲者也、詩云、上下莫瘳、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韓詩外傳三以爲湯時事、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改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

大傳有之禮二字、○典義、明養老不詞、此當以兩書大傳為是、論衡吳處為作明養老之義、文雖小異、可為旁證、

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盧文弨云、七、本書改

按篇及大傳孔子集語總作六、家語五儀解作十有六、○典案、皇甫謐云七十六國、蓋傳聞異詞耳、

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

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齊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人當為民、此典

上文使人疾耶一例、緯詩外傳三正作使民不時、可證、

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君子、左莊十一年傳作與文仲、史記

宋微子世家云、戴文仲得此言、緯詩外傳三作孔子、疑非、

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

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

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

疾、戮力宇內、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

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

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馬、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左氏襄六年傳、家語正論解、俱作大、此從、○典常、盧氏是也、文記楚世家作楚昭王通大道矣、文雖小異、字亦作大、可為考證、其不失國、宜哉、盧文紹云、天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駟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馬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馬、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由、猶古通、用、下同、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為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俞樾云、牧當作牧、即養之古文也、左傳正作命在養民、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

忘當為亡，字之誤也。春秋

實錄必仁且知篇，余如古清言舊事引本書疑作亡、可證。

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

清言舊事引此，能求過於天上有君子曰三字，詳審文義，當以有君子曰三字為是，疑應以從

本段

之，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終下而字附，清言舊事引無而字。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

食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

藥下食字各本無，唯傳樓堂本有，與御覽九百八十四引文合，今從之。

藥言獻於貴，然後聞

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

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

盧文弨云，王、元本作上，案賈子情政篇上篇亦作上，一作主，此王乃主字之訛。

必自他聽之，必

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

他行之，

俞樾云，七他字皆不可解，他乃也字之誤，也乃諸胡，言自聽之，自聞之也，又按聽與聞無異義，取與聚古字通用，既云聽之，又云聞之，既云取之，又云聚之，語意重複，賈子新書述此文作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他字正作也，而無聞之取之兩句，可據以訂正。

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

物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筮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新傳呂氏春秋平議云：「犯我以義，違我以禮，即筮我以義，圖我以禮。」

圖作犯違，皆段借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釋文曰：「筮，為張王鄭本作犯，圖本作違，是其證。」○典義：「筮饒，呂氏春秋見為作筮，新序雜事一作筮，漢州補碑：「昔管蘇之尹楚，以直見疏，范錫碑：「厝處管蘇，增拉銅上，即此筮饒也。」又楚文王、

新序作楚共王，索隱傳七年傳，初中候申出也，有說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如女。」是新序誤。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

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

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筮饒以大

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我也不仁，

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清世孫引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

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樂激遊，樂激，呂氏春秋驍虎篇作樂，水經河水四注與本書同。將沈於河，曰：「吾當好聲色矣，而樂

激致之，吾當好宮室臺榭矣，而樂激為之，吾當好良馬善御矣，而樂激

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樂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盧文弼云、論、呂氏春秋作結、○典案、賈誼古通用、莊子大宗師篇、登枝懷、賈誼明、淮南子見其篇作隱、賈誼結賈誼明、是其比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盧文弼曰、謂說爲、○典案、作謂最自可通、不煩改字、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傅采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樂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盧文弼云、吾、各本作若、今從楚府本、○典案、傅懷堂本作吾、是今從之、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

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畧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畧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畧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將非子難一篇、淮南子齊俗篇、故以爲晉平公師曠事、蓋傳聞其切爾、文侯謂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

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軍書治要引臣、可下有得字、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

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事類賦十一樂部引作臣、撞桀紂之主、不撞堯舜

之君、文多與此、吳、當是別本、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戒、不補

旒以為寡人戒、

齊景公遊於蕪、蕪當為翁、字之誤也、晏子春秋外篇八、字正作翁、是其證、舊一作翁、形與晏近、傳寫晏子卒、公乘與素服駟而驅之、通致陽耳、晏子春秋諫上篇、景公將觀於濶上與晏子問止、舊濶皆通音得聲、古或通用、聞晏子

乘、公乘與素服駟而驅之、俞樾云、素和二字乃繁題二字之誤、服字當在與字之下、本作公乘與服繁駟而驅

駕煩且之乘、繁題與煩且同、煩且之乘、乃是馬名、此作素服駟而驅之、蓋後人不過而臆改、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

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

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

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虛文弼云、弦章二字當重、○典案、虛校是也、晏子春秋外篇第七、章字重、是其據、魚乘塞塗、晏子春秋集作平、疑是、撫其御之手、曰、覆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康、乃晏子之遺行也、

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武王為天子、周公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閔天為臣、其本美

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家語觀思篇人作民周公戴已、戴已義不可通、家語觀思篇作周公戴已行化、王肅注、戴亦行也、言行已以行化、其身正不令而行也、是其義矣、疑此文本亦作戴已行化、戴誤爲戴、又戴行化二字耳、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威其臣下、此私門威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筮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脰大於股者難以步、指

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

蓋文彌云、此又一子罕、非樂善、○典索、樂善爲司城以爲政、事在平公十二年、魯襄公九年也、平公在位四十四年乃薨、時在魯昭公十年、不得有子罕期年起君之事也、惟韓非子二稱爲、外儲說右下篇、

史記季新傳、淮南子道應篇、韓詩外傳七、及本書注云司城子罕幼逐其君而專國政、蓋法家諸子、以子罕幼政最久得君最專、故連作事狀、有期年幼君之說、而後世臨儲、以左傳所載子罕相宋有專政、乃創爲子罕有二之說、其實皆失之、謂宋君

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

在君行之賞罰也不詞、疑行之二字涉下君自行之而誤倒、韓詩外傳七作之行、當

正、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

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

好也、

與、韓非子外儲說右下篇、淮南子道應篇、趙作子、人以作民、下同、疑作子作民者是、

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

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諸侯笑矣、於是宋

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

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強大夫、老子

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

借、今本老子作示、韓非子喻老篇、淮南子道應篇、韓詩外傳七引相同、此之謂

也、

說苑勸學卷第一

君道

說苑勸補卷第二

漢 劉 向 撰  
合肥 劉文典 學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盧文弨曰、北堂書鈔二十九引、不作未、○典義、漢書滄渠引亦作未、較長、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

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

也、

良臣、漢書治要唐薛湛無補行記第二之五引、並作大臣、

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

之德行事、

德字疑衍、漢書治要藝文類聚人部四補行記引此文、並無德字、是其證、

以屬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

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

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

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

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諫、然而敢犯主之顏、

漢書治要補行記引顏上並無嚴字、

面言主

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

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

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沉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

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

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  
三曰、中實頗險、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  
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  
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  
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  
持抔國事、以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  
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  
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  
間、伺候可推因而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  
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  
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堤防、樹五穀、通於地里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閭閻、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正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

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耶、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

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

盧文弨曰、而字衍、○與案、盧校是也、韓詩外傳

三、史記魏世家、按無而字、

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

盧文弨曰、可知與三字疑衍、○與案、盧說是也、下文視貴

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

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作色不悅

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

我於子之君也句上、盧文弨據并

傳三補子之言三字、與案、史記魏世家作且子之言見於子之君者、亦有子之言三字、

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

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

為、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為相、

翟黃不悅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

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鮒、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追然而慚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軫曰、令尹將焉歸、成公軫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於我、成公軫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為友、鳴鶴與窮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鵲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頗為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為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

造翟黃，造字形誤，非字子外傳說左下述此事云。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時寫出，

下文最不相貫，御覽六百三十二又七百二引并作翟黃，是其證。

翟黃乘軒車，戴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簾席，如此者

其駒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為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閑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轡之厚也？翟黃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鄭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扶，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

者、進子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矣、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騎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貴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為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為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為冥州、而燕人給牡、趙人給威、忌舉田種首子為即

墨、而於齊足完、忌舉北郭刁勃子為大士、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

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為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為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主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為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為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馬、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

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熟食、

晏子春秋上篇作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子進熟食於寡人、據此則請進上當有公曰二字、御覽八百四十九引景公下有曰字、可考其致

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

臣也、敢辭、

俞樾曰、服裘自有與衣者主之、非田澤之臣所當進、田澤二字誤也、晏子輔篇作嬰非君簡席之臣也、敢辭、疑此文亦當作簡席、簡與田形似、席與澤音近、故簡席誤為田澤矣、

公曰、然、

夫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

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

盧文弨曰、吾疑

為君、○與衆、盧說是也、齊侯與晏子泛論忠臣事君之義、不當言吾、晏子春秋問上篇論斷定賢篇、字作作君、君音形近而誤、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

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諫當爲謀字之誤、此承上謀而見從而言、晏子春秋問上篇字正作謀、是其證、出亡而送之、是詐爲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弊車、駕騶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騶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

也、對曰、

典宗、晏子春秋補下篇、對曰上有無字二字、

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騶

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

前編云、公曰語下當有晏子至三字、上云、望見晏子、則是晏子未

至也、故必有此三字、於文方備、傳寫奪之耳、晏子禮篇、公曰語下有晏子坐三字、坐乃至子之誤、

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

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莫尊於子、祿

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騶馬以朝、則

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

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

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

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

盧文弨曰、下臣字晏子作君、案下云則過之、自指君言、若字當補臣字之上、

臨事守職

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

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

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  
俞樾曰、朝字絕句、主者當作意者、晏子機篇作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也、是其明證、古書邪也不分、非臣之罪也、即非臣之罪邪、後人不達古語、疑下用也字、上不當用意者字、故去改之、

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  
與案、景公不當稱桓子、晏子春秋作無字、是、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為君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為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為

也、嬰也聞為人臣、進不事上以為忠、退不克下以為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鵠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為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為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羣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為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

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

俞樾曰、呂氏春秋述學篇止載簡子之亡、云厥也綽也、而不著其姓、高誘注曰、厥、趙厥、趙厥之家臣也、綽、尹綽、亦家臣也、是尹綽當爲尹綽、聲之誤也、至趙厥當從此作赦厥、後注

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面譽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

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為人上、賤而羞為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遜、藐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

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今泰誓無此文、蓋出尚書大傳、漢書武帝紀、元初北平詔、夫附下同

上者死、附上則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文與此同、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

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

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民煩苦、

民舊作人、孔子家語致思篇、御覽百九十九引此文、人地作民、今據改、下同、

故人與一簞食一壺漿、

人與舊作與人、家語致思篇、御覽百九十九引、此作人子、今據乙、

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

復疑當作復、據非

子外傳說上上述此事云、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復之、

衆、是其語、孔子家語致思篇、御覽百九十九引、作止、字雖不同、而與履之義相近、

子路忿然不悅、往見

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勸補卷第三

漢 劉 向 撰  
合 肥 劉 文 典 學

建 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隨、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衆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

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民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陳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

天之所生、從虛說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

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棄其本者、榮華稿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白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今此則、各二子三子、封文也、某某也、猶云封某某也、伯禽也、康叔某也、不啻又自稱吾二子、

說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

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

其、家語六本屬作根、

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乃

蘇、

乃字舊作、韓詩外傳八、家語六本屬、誤作、蘇、藝文類聚二十、御覽四百十三、五百七十一皆誤脫機部引同、是其編連、今據補、

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

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

令知其平也、

下今字疑步上證今曾皙聽其歌聲而射、孔子家語六本屬作證今曾皙而聞之、知其能平也、文雖小異、亦不重今字、有下今字則於巧為複矣、

孔子聞之、告門人

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

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

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

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罪奚如、

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

藝文類聚二十、御覽四百十三、六百四十九引、伯上並有誤字、

其母答之、泣、其母曰、他日答子未嘗見

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答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不馴、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

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徜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辨、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為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為者、偷慢懈怠、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歸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

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苦、知構室屋、以

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八三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釜甌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冀其田、莫知冀其心、冀田莫過利苗得粟、冀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為冀心、博學多聞、何為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

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人、韓詩外傳六作言、又身

體、家語致思篇作家體、義較長、

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

說下疑說字、家語致思篇正作鯉乎、大戴禮勸學篇作野哉、蓋鯉字遺誤止存其半、復從後人妄改之耳、

見人不可以

不飾、

見人義不可通、孔子家語致思篇作其容、義較長、修與勸古通用、而書大傳略說篇孔子家語致思篇、字治作飾是其為證、

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

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

也、譬之如污池、水潦注焉、管蒲生之、

生之、尚書大傳略說、孔子家語致思篇、皆作生焉、與上文水潦注焉句法一律、孔子集語同、

從上

觀之、誰知其非源也、

注字為敬、此文正謂不如其非源、無源字則非其指矣、尚書大傳略說篇、大戴禮勸學篇、如上述諸說、孔子集語引此文、正作誰知其非源也、尤其略說、家語致思篇、皆狀知其非源、

文、如、可、也、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

何上御覽三百八十三、六百九引有暮字、意林引作日暮若不炳燭耶、疑今本何上脫暮字、

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

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

好學、意林御覽三百八十三、六百九、八百七十、事類賦卷一引、此作學

同者、下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俞樾曰、夫捨學聖王之道至若火之明也、文有奔旗、當作夫捨學聖王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如日之光也、文成方明、實于斯

書載此文曰、學聖王之道者、學其和日、靜思而獨居、學其若火、夫捨學聖人之道、而靜思獨居、學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其文較此為詳、可從訂、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五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桡、木受

絕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

士無故  
友則失

聘、聘舊作德、德體形近而誤、此文以政聽察聖成刑為對、若作德則失其韵矣、孔子家語子路初見篇、字正作德、是其證、今據  
改、又案狂馬不係其策、狂上舊脫御字、義不可通、案語狂馬上正有御字、王肅注云、御狂馬者不得解策也、是其證、今據增、

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  
又何學為乎、孔子曰、始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  
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

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為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

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

若梧下當說一字、孔子家語六本為作蒼梧、淮南記論訓作倉梧、徐幹中論作倉梧、

娶娶而美好、請

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不

用非為是、用是為非乎、

庸如子下舊脫不字、孔子家語作庸如子意不以為非、非為是字、是義、若脫不字則非其指矣、今據增、

不順其初雖欲悔

之、難哉、

豐牆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

前篇曰、豐牆境下、本作高牆、上境下、詳詩外傳作高牆、上境下、是其理、流行潦至、詳行字、外

傳正作流潦至、

樹本淺、根壞不深、未必偃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

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唇、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減、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對曰、貴天、

對字舊改、據文類聚天部御覽二事類賦一引、有對字今據補、

桓公仰而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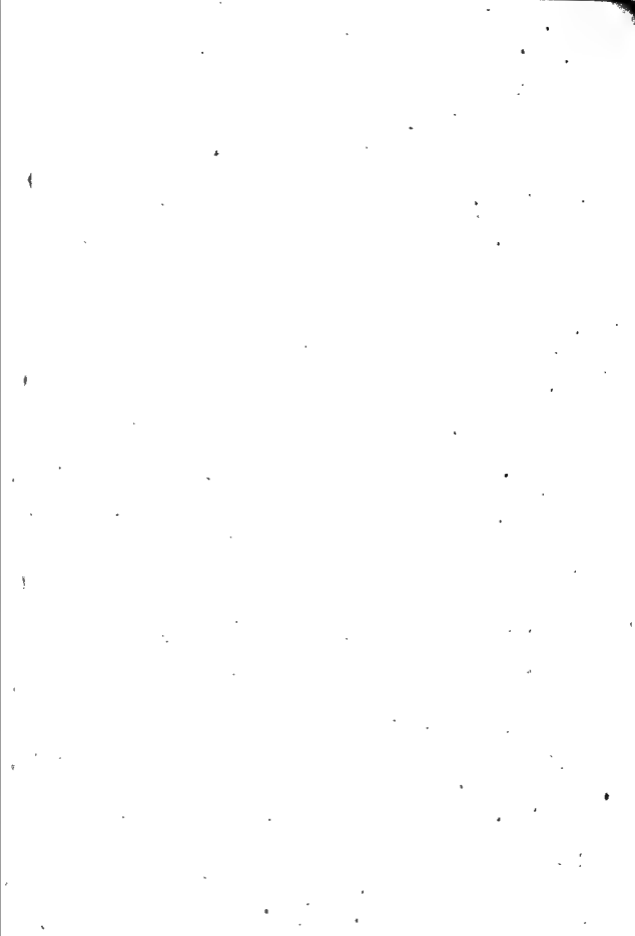
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文公見咎季其廟傳於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軾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羣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毋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子者、國之基也、世子傳作世太子、盧文弨曰、太子、付、是也、清宮舊事二引此文、無太子、今據刪、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太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為援、賈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為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䟽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為飲器、



# 說苑斟補卷第四

漢 劉 向 撰  
合肥 劉文興 學

##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義、而以妄死非名、蓋文昭曰、非名、妄當作義、豈

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

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身死即死、已上是小事、下當是行義、○此下  
下字始曰以下、特將身死二字、今在處提下

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

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

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

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

此文即曰、公別爲一條、與衆、虛說是也、此文是韓詩外傳一傳據堂本擬行、今從之、

尾生殺身以成其信、

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四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

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燭、因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執、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執、今陳脩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為不執、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脩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為執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脩衣、曾子不受、反

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典崇、子、家語在虎篇作忠、義較長、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假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假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

盧文弨云目仰見六、百十六作其、下世同、典崇、目字不誤、華皆

篇字亦作同、左傳八年傳、目夷長且仁、杜注、目夷、茲父庶兄子魚也、僖公十年傳、史記宋微子世家、漢書古今人表字亦同、鮑剛山覽字作目不作其、盧校非是、

公愛之、茲父為公愛之也

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

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曰、曰字舊說、今從御覽五百十六引讀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為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內之、入國於宗、出國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

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姜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傳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為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傳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

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

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

俞樾曰、立義於庭當作有立於庭、主古位

字、有立於庭、即有位於庭也、後人不加立為位之誤字、誤作二義於庭、失之矣、韓詩外傳作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庭、汝樂而我不憂矣、是其明證、

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

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仁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為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

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關、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關、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

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闕、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穀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穀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

文選曹子建來自試表注、引子何事之有焉、作子何為死、引車

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為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効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為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荷節曰、荷疑符字之誤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暮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康士不辱名、信士不情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暮年不得、是情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胥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入鼎、佛胥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瞶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瞶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瞶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有德曰、能言人作善哉而言也、而爾古通、禮記禮運正義云、對而說之、龍字皆為而、此疑後者誤於此語而改之耳、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

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瞶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歇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歇之故、已而使人謂歇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歇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歇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

聞之、

典義、御覽四百二十一引亡作士、義較長

曰、王歎布衣、義猶不肯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

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為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于

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

典義、異友於義未安、疑當作異友、御覽四百二十一又四百五十五引作異友是其證

斯

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逆君逆、則率友

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

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

俞樾曰、

此當作故臣以亡明君之過、杜伯之無罪、能即亡字

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

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

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為君不吾知

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郊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呂氏春秋立憲篇作、人之有功也、於車下、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疑本當有贈文、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王命發乎府視而之、呂氏春秋作王令人發乎府而視之、高注、平府、府名也、平疑平誤、乃厚賞之、

# 說苑斟補卷第五

漢 劉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



聖王布德施惠、

典義、自易上章、盧文弨曰、宋本提行、今據正、

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

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

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

水為人害、禹鑿龍門、開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

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

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

無不王者、有陰得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

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

許駿書云、後世二字解、淮南子人間篇作、孔子以三代之道教於世、其後繼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是其証、

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

典義、自易上章、盧文弨曰、當列為一行今據正、

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為醴、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

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為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

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躋、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入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

典常、餘胥二字誤倒、當作胥餘、尚書大傳作不愛人者、及其胥餘、鄭注云、胥餘、里落之聲、韓詩外傳三通鑑外紀周紀一均作

齊終、是

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為

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

出、周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

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乎天下矣、

書大傳曰武王嘆乎若天下之已定、是其證、賡廣古字通、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俞樾曰、此當作武王廣大乎乎天下矣、而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

殺一無辜、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為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

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

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偽、孰知

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為大辱、故共工驩兜、里鄧析其智

非無所識也、然而為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

以干利、卒為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弒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大寧、夫人臣猶貴仁、況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盧文弨曰、元本有作焉、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甯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甯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

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典、案、晏子春秋傳作、時、公字重、趙是、穀弱故反之、典、案、故子穀涉下文諸故反之而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

景公、時、公字重、趙是、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曰、我探爵穀、

穀弱故反之、晏子遂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

寡人入探爵穀、典、案、入字無義、以涉人字為衍、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

晏子對曰、君探爵穀、穀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

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親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

使養之、可立而以聞、典、案、晏子春秋補上篇使下有史字、當據增、

景公遊於壽宮、親長年負薪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

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

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典義、晏子春秋上篇不作無、是較長、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泰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

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過謂之妖言、故威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婦、勦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鍊而周内之、蓋

秦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極、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為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鳥鰈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污、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為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

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措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邕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讎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達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  
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舍珠珥、喪書、鄭克四百八十七引舍作捨、夫婦巷哭  
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  
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  
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  
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喪書、反為叛之類字、下文有以吾城反者、誤同、左昭十五年傳、鼓人城、以城叛、鄭克百九十二引作鼓人有以城叛來降者、字正作叛、  
是其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  
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  
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  
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市遠，

與衆、市遠、皆誤作遠市。孔子家

論說思爲御覽四百七十八、事類賦二十九引並作市遠、今據正。

賣之不售，思欲棄之，

與衆、御覽四百七十八引思下有棄字、送今本脫。孔子家語致思爲御覽四百七十八引正。

不若獻

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夫

子將祭之，何也？」

與衆、夫子召孫作孫子、弟子不當稱孔子爲吾子、今據孔子家語致思爲御覽四百七十八引正。

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

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

之羊羹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牆，人莫能毀傷，

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

曰：「君子之富，假貨人，不德也，不貴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

戚愛之，衆人善之，

與衆、善爲作善、處文類四、後漢書與衆傳注及初學記十八御覽四百七十二引善地作善今據正。

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

樂而不傷於惠、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為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為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隣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為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馬、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

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為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寃、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為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為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管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況居而求利者乎、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

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責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脩、

俞樾曰、貪利而身自漁、即春秋所書公失采于棠也、濟上而行八脩、當作濟上而行六脩、隱五

上而行六脩、即春秋所書公失采于棠也、濟上而行八脩、當作濟上而行六脩、隱五

年、失其前矣、隱公無用八脩之事、故如其誤、

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

亂云爾、

俞樾曰、據上文是言隱公事、隱元年不書螟、實誤在隱五年、則此元年是五年之誤、

孫卿曰、夫闢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闢終身之禍、然乃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闢者皆自以為是、而以他人為非、己誠是

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為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為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為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闢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闢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乎、俾晝作夜、言闢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

俞樾曰、家語作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兩文均有善誤、當云不出環堵之室而知衛千里之外、如衛即折

五字、太厚、辨見王氏讀書標志、家語作如千里之外、亦從人誤刪衛字、此作聞千里之外、則誤而又誤、古書所以難讀也、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

盧文弨云、國當作

國、與以自衛、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而言、今本作圍者、疑由衛國二字誤與字得聲而

古者圍換也、孔子家語好生篇作國、蓋始誤為國、傳寫又誤為國耳、盧校未審、今不從、何必持劍乎、子路曰、

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哀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桮、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

子傳何也、淮南子人間篇作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謀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即此文所本、故言孟孫召秦西巴為其子傅、非以為太子傅也、下文孟孫曰、夫以一麀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元其明達、韓非子作夫不忍麀、又且忍吾子乎、淮南子作夫一麀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詳其文義、皆孟孫自謂其之子詞、惟宋本作又將能忍吾子乎、盧文弨云、上稱太子、則此從宋本作君子、是蓋未參伍他書、不知太子之為衍文也、各本皆作吾子、傳據堂影鈔南宋本同、與韓非子正合、盧校未審、今不從、左

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麀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果聞之、

齊案、智果嘗語作會伯聞、李注云、伯聞晉大夫智氏之族、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

興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藥有叔祁之

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齊案、函冶嘗語作孟冶、李注云、孟治范車夷之邑、疑函冶為孟治形誤、夏書有之

曰、一人三夫、夫為失字之壞、夏書五于之聲為音語地作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

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忘、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俞樾

字誤、國語作今主一謀而取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齊案、嘗語作夫誰不可乎、而誰

不可懼、此文疑有脫誤、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

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

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

草木、齊案、浚源當為峻源、字之誤也、晉語正作峻源、李注、峻、峭也、原、陸也、是其故、事類賦二十四引作峻源、上一字尚不誤、松柏之

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 說苑斟補卷第六

漢 劉向撰  
合肥 劉文典學

##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動以為君、而不求其實、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蟹、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蛭蛭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蛭蛭巨虛、蛭蛭巨虛見人將來、必

負蜚以走、蜚非性之愛蜚、蜚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蜚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虫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源基、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尼之中、尼當為尼、字之誤也、呂氏春秋義賞篇作曼約、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

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

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於君、於字舊改、與案、言之者不

初、韓詩外傳三作子試為我言之、與君字、文義亦通、本書有君字、則當有於字、今據御覽六百三十三引補、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

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成、成當作誠、與案、德行全誠、義不可通、誠當為成字之誤也、韓詩外傳三作志行全成、史記曾世家作輔我以行、平以成立、文雖各異、皆以行成心言、御覽六百

三十三引此文、字正作成、尤其證矣、今據正、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

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得為非、數引我

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

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

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

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興聞之、與舊作與、呂氏春秋當賞篇作周內史與、高注云、內史

與、周大夫也、事書治要、御覽六百三十三引此作叔興今據改、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黧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資者也、而棄之、

資、借作官、與棄、籩豆茵席、不得言官、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籩豆所以資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即此文所本、所以資、所以臥、正資字之義、作官則非其指矣、御覽四百八十九引子作資、今據正、顏色黧黑、

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者也、而皆後之、者也二字自對、與棄、所以執勞苦者也、與上所以資者也、句法一律、御覽四百八十九引此文有者也二字、今據

補、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作手足胼胝、而目重黑、勢有功者也、亦有者也二字、可為旁證、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

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沉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味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為己力、不亦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

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公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絲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絲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為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及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者

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壽邪、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  
令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  
為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一人言  
施一人、猶為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  
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郅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  
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  
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  
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  
果愈、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

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綺縠、廚餘梁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為患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

秦軍為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為孝侯、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懼、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懼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

五獲甲首、

獲甲各本作奮、御覽四百七十九引作獲甲二字、奮連下首字爲文、傳據堂本作獲、今通之、藝文類聚三十三、御覽二百八十一引亦作獲首、此獲下微甲字、左傳十一年傳、獲甲首八十、呂氏春秋愛士篇、皆先奮而獲甲首、高

注、獲甲者之奮、是獲甲首之義、御覽引奮、多刪削、少增益、四百七十九引文作獲甲首者、却是奮字、奮字當即獲甲二字誤合爲一耳、本書立節篇、獲甲計三節、正與此文一例、今據增甲字、却敵、卒得勝之、莊

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陰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斥晉軍、

斥、藝文類聚三十三、御覽四百七十九引作平、御覽二百八十一引同今本、

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臥餓人不能動、

呂氏春秋報更篇作有餓人臥不能起者、疑臥字當在人字下、

宣孟止

車、為之下餐、自含而鋪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為飢若此、

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餐、脯二胸、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為之簞食、以

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見宣孟之面、曰、吁、固是君耶、請為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為誰、反走且對曰、何以名為、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還鬪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出者福反、怨往者禍來、刑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為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

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盜自追、遂以侍兒賄之、復為從史、及盜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為守盜校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不信、曰、公何為者也、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盜乃敬謝曰、公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醉從卒、道出、分背去、盜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子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子將出、豫讓偽為死人、處於梁下、駒馬驚不進、襄子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子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子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子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

伯、乃漆身為厲、吞炭為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女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

史記留侯世家作留、古德侯字作空、空字平作德、德從世訓正相反、說文千部、重、另有舉曰叔、如曰、女曰姜、易、與其克侯、字正侯、人部、侯、未定也、臨、侯侯子能官而未之聞、寧說、

傳、世家不達也、史記無書、使世男使女七十人俱發、說文解字、尉律、學使十七已上、始試誦經書九千字、乃得為吏、本爲下文、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青布衣而侍於君前、字應作佳、正與古合、今雖傳通以事人爲奴者爲佳、而以童爲佳于字、惟劉氏說危爲漢代鴻儒之書、用字雖合古訓、終不

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大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

臣子管仲、藝文類聚三

十四御覽四百八十九、八百二十九引、有臣字、今據增、

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

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過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為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為晉將、朔取成公姊為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俞樾云、龜附文也、要緣書作龜、見斥郭長田書解、與龜字相似、故要誤為龜、校者才注要字、而寫者兩存之、遂作持龜要而哭矣、史記趙世家通作持要而哭、無龜字、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為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

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疾問韓厥，荀彘云：「疾在子，涉上文晉景公疾而衍，史記無此疾字。」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趙宗，滅下書有之子，史記趙世家無之子，今據刪。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令，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

令、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蘧伯玉得罪於衛君、走而之晉、晉大夫有木門子高者、蘧伯玉舍其家、居二年、衛君赦其罪而反之、木門子高使其子送之、至於境、蘧伯玉曰、鄙夫之子反矣、木門子高後得罪於晉君、歸蘧伯玉、伯玉言之衛君曰、晉之賢大夫木門子高、得罪於晉君、願君禮之、於是衛君郊迎之、竟以為卿。

北郭騷踵見晏子、

呂氏春秋士師篇晏子春秋  
韓上篇、腹下地有門字、

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

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問、晏子見疑於景公、出

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

俞樾云更讀爲伏、更與伏聲近、故得通用、說文土部、秦謂阮爲雙、此充更聲近之證、又身部、雙、混并索也、漢書枚乘傳、卑極之阮斷幹、阮即雙之異文、然

則仇之與更、亦猶雙阮雙純之比耳、晏子雖篇正作身伏其難、

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

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

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

晏子、

乘馳義不可通、馳當爲和、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士節篇正作乘和、高注、和、傳平也、左文十六年傳、楚子乘和、杜注同、晏子春秋雖上篇亦作乘和、皆其證也、

及之國郊、請而反

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

盧文弨云、訂此字、○典義、有校是、此蓋涉上文及之國郊、錯而反之而

聞北郭

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

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

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為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大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下視字疑衍、御覽四百七十九、七百七十引無下視字、是其通、又案、用兵在後矣、是不可通、御覽七百七十引無用字、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主國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蠶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滂邪、御覽三百九十一引注云、滂邪下田也、史記滑稽列傳、淳于髡、齊、滑稽、明為趙、下田也、說苑滑稽列傳、本此、得穀百車、蟹螺者宜木、蟹、御覽三百九十一引作蟹、又引注云、蟹螺者宜木、八百三十七引蟹作蟹、又引注云、蟹螺者宜木、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

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為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法、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

樹上經書有、舉字與樹外傳七、作夫舉樹桃李、與下文夏得休息、秋得食焉、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桃李者、尤其法、

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

各本改非桃李也四字、惟傳誤堂本有、與經書治要、

自今以來、擇人而樹、

毋已樹而擇之、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貴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

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錦衣而侍於君前。

錦，舊作青白，與京、青白二字無異。補唐略八百六十八錦字類。

與文類聚有青白錦條，御覽八百十五有青白錦條引，字雖作錦，是其類也。今本作青白，蓋錦字誤作錦，遂誤分爲青白二字耳。今據正。

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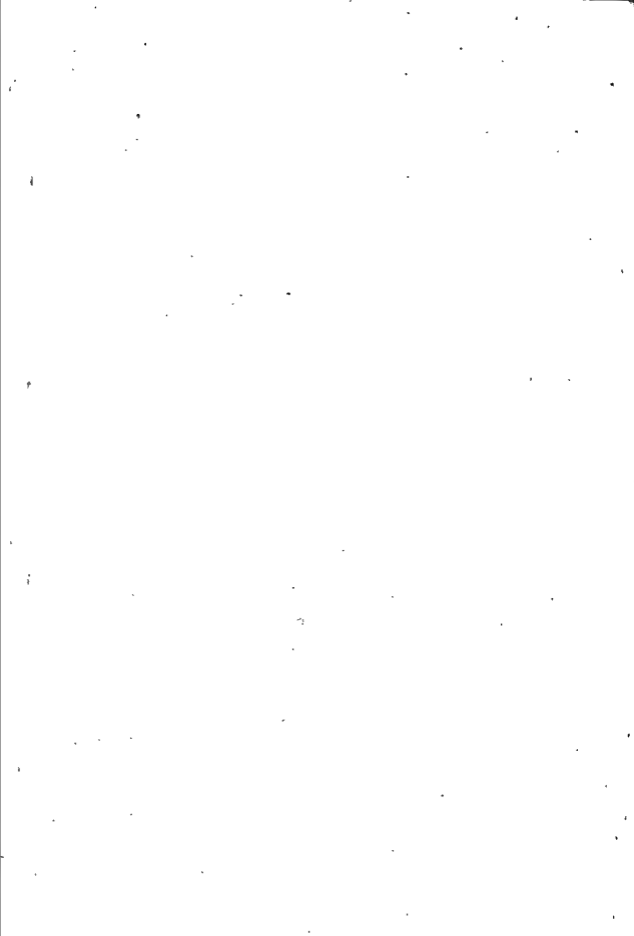
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為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慙然曰：寡人受命矣。命，舊作令，與京、古書多受命，平古受令，作令者形近而誤也。御覽三百二十七引，字正作命，今據改。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為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為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邠歌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歌為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為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歌以鞭扶織、織怒、歌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鼃、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

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 說苑斟補卷第七

## 政理

漢 劉 向 撰  
合肥 劉 文 典 學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漢書治要、藝文類聚五十二引彊者此作強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先德作先、曰先德教、如本作先、漢書治要引同、今按門是正本正、立榮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樞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力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阢、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

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聲、聲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俞樾曰、順字無義、疑錯字之誤、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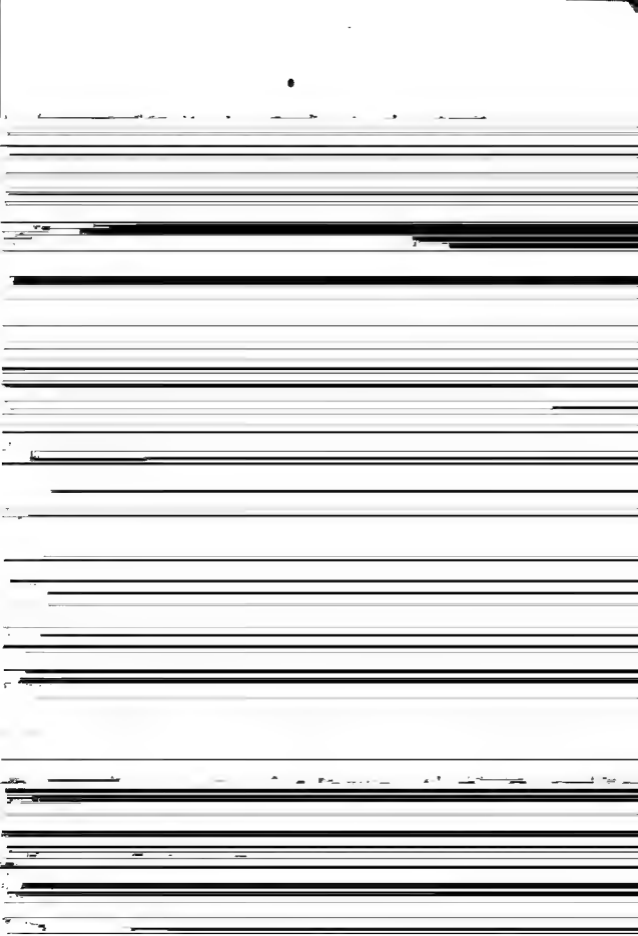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慄慄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愚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己、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己則疵其過、千己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甯公問於史鮒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

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馬、子路見公、公以史鯀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抱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馬、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俞樾曰、去民之所事、當作去民之所爭、爭獄當作事、將物歸、工不事實、是也、故形似事字而致誤、其職之所聽、對所字、蓋即涉上句而訛、鳴、故曰、教為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特牛、生子而大、責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



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凌遲故也、今是仁義之凌遲久矣、是當爲世、弊之誤也、詩子有坐篇作、今夫世之凌遲、久矣、家語始誅篇作、今世俗之凌遲久矣、是其證、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

在文選曰、孔子二字當重、也、孔子家語賢君篇、此二字重、是其證、

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

何極曰、

有當作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賑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歛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乎、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

荀悅曰、妻子無義、乃爭子之

袞，字者新之假字，言不新宮室也，文選甘泉賦，列新棟於林薄，注曰，新棟字處也，是新與字，猶棟與處，古字通。

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風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  
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  
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周下舊有公子、案比周連情、公子後人妄加、尚書大傳等說屬、  
梓非子難三、孔子家語解政篇、孔子集語引故無公子、今據刪、外  
鄆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  
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  
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  
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  
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  
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



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

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呂氏春秋察實篇作弊性事情、生性、性情、古無通用、勞煩教詔、韓詩外傳二煩作力、呂氏春秋作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盧文弼云、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魏字疑是後人不曉聽天下之意加之也、孔子家語辨政篇、集注引韓詩外傳、故無觀字、淮南子原道篇、以聽天下、若背而聽、是聽天下見於古書者、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盧文弼云、舉字對、與齊、虛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舉書治無引不齊上有情也二字、家語解詩外傳趙有情乎二字、必今本殆之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

舜繼矣。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

宋本御覽八百三十四、九百三十七引晝並作晝，下同。

陽晝

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馬，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

盧文弨云：扱，御覽八百三十四、九百三十七引俱作扱。

其為魚

也，薄而不美。

魚下也字舊缺，御覽引有也字，與下文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句法一律，今據增。

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

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

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

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樊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需需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盧文弨云、需需乃需之誤、需即饋字、下同、家語子路初見篇作饋、古今字耳、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需需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盧文弨云、也元本作者、與需、元本也作者、是也、家語子路初見篇、字亦正作者、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

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

晏子春秋外篇問、下書史者一臣字、

王念孫云、君過反迎而賀臣地句、與上君反以罪臣對文、

臣願乞骸骨、

願乞骸骨、

避賢者之路、再拜便僻、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

力之順之，是謂可通。力當為勤，漢書注其平，順當讀為慎。前子物學為近順其

身。宋本順作慎，諱非于六反篇。山者大，故人順之。煩微小，故人易之。順讀為慎。呂氏春秋勿躬篇，百官慎戰，而其敬。

禮記，魯哀公，慎一作順。唐八書經，慎皆作順。據順古音同乎通，故古詩多至用。宋諸篇政篇正作勤之，慎之，是其慎。謹義。因

子之時。

盧文昭云，子為天子之稱。家語解政篇作奉天子之時。亦非字。

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而事

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

盧文昭云，伐，伐也。下同。

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

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

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

利上當有以字，奉法以利民，枉法以侵民，相對為文。句法當一律。家語解政篇利上有以字，是其義。

此皆怨之所由生

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

盧林引作臨財莫如廉，臨官莫如平。廉平之守其義攻，家語解政

篇改作

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

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亡傷也。

亡字疑衍，此與下文無所得而有所得

也。相對為文。句法當一律。問是亦無亡字。

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訖

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今日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

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

曰、臣有之、臣當作誠、君不見夫羊乎、列子羊上有牧字、疑本書脫、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杖

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

之始也、臣聞之、夫舂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

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湊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

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

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

月而溝渠脩、盧文弼云、居元本作者、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虛文即云、元對曰：臣聞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

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

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為榮華，入則脩筭，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

國上當有治字、晏子春秋問上篇、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作治國何患、下文此治國之所患也、即承此而言、韓非子傳七作或人何患、人為國字之誤、為治義

其迷

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

之，鼠因往託焉，燠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

神龍去、家書作索、形迹而誤也、家書治索、王振野家書索、四引字、按作索、晏子春秋同上篇作、按之則爲人、生所索據、而有之、將非于外備、說方上篇作、按之則索不安、據而有之、不當爲又、索與索同、履與履通、有爲有字之省、史記句起傳、趙平長平以索據上、實氏、此索據連文之證也、廣雅釋言、履、反也、言據之則爲人、生所索據不從、或平反其辭、而有故其罪也、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深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齟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矣、兵字舊改、據章書治要引補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盧文弨云、當作不善言、則善亦無由入矣、亦字舊改、據章書治要引補、

復讓之君潮齊桓公問治民爲復讓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

美口無

以制其口也

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飢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

論國種之千金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

左文昭云郭注

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

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藥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

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藥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

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

左文昭云

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

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

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食之

左文昭云左氏昭七年

寡人學僭焉詩所

謂彼日而飯、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

增崇高、

并發書云、增與增通、當字按度篇、燒山林、破增、增亦增也、種記種運篇、夏則居積果、釋文、積本又作增、是與種同、除草也、

增云、雖於農木亦高、與上田畝荒穢而不休最正相應、

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

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弱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

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禮文謂女、女子時、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外服禁云、言當為齊、子之頃也、晏子春秋下篇作何懸牛首於門、而責

為肉於內也、呂氏春秋金命覽高注、所稱懸牛頭而食馬肉、續漢書百官志三注引法錄注、懸牛頭食馬肉、然其意、

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

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國下疑數人字、此承上文國人盡服之而言、晏子春秋下篇國下有入字、是其證、

齊人甚好穀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穀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順讀為慎、說詳前、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魯人不復贖下當受有人手、呂氏春秋家範篇淮南子道應

篇、家語敬思篇、按作贖人、是其故證、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盧文弨云、王肅注家語子路初見篇云、當作桓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

相凌以兵相暴之臣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

盧文弼云：於是當作是子，見楊倞注。

詩子靈篇引。

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

盧文弼云：以字為家語作道，自是之。

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達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尚存耳。

盧文弼云：家語作猶在。

於耳，又。

政事無如膺之矣。

盧文弼云：膺家語作應。宋歐陽士秀孔子世家補：以此達上文為一條。言民如畏刑罰，則先聲之在人耳也。勸斯應之矣。

古之魯俗，

舊述上章，盧文弼當別為一條。今從之。

塗里之問，羅門之羅，叔門之漁。

叔各本作叔，羅語誤云。叔當作叔，即漁之誤字。周

禮數人，釋文云：亦作敵同。說文竹部云：無或作叔，從又從魚。故又叔之別體也。叔門之漁，與羅門之羅文正相對。

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

問，富家為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叔門之漁，有

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

道廢，

盧文弼云：道，趙解作禮，亦當別為一條。然此與上條似皆非全文。

則男女之道悖，而淫佚之路興矣。

# 說苑對補卷第八

漢 劉 向 撰  
合肥 劉文典 學

##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天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

古書多言地江海，不言游江海，此文作者，後人改之也。呂氏春秋知度篇，地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乘，謂王者託於賢，即此文所本。荀子勸學篇，文氣極動學篇，淮南子主術篇，雖作地江海，本書說文篇亦云，東舟楫不游地江。持鐵之利，則可以水地江河之難，尉繚子制義篇，獲亡舟楫地江湖，不可得也。文雖各異，字亦互作地，可為旁證也。

伊尹、

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鈞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

盧文弨云、呂氏作小臣呂尚、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事師爲高讓注、小臣謂伊尹、康呂氏句法與下一例、下文別有知其亡者、疑此亦本同呂

氏、而後人改之、

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

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干革、

干傳檣堂本作有、他本作干、桀傳本作干、今從之、孫詒讓云、墨子所染篇、呂氏春秋慎大篇、周學紀聞

引古今人表、他朴子良親篇、俱作干革、韓非說疑、呂氏當染如度兩篇皆作干革、今本人表篇作干革、此作干革、于干皆干之誤、

紂用惡來、宋用唐鞮、齊用蘇秦、秦

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

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

政位通用

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劫弱、南夷與

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

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荆蠻、以寧周室、霸諸侯、  
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  
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  
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  
用延州來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為諸侯、  
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於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謚世叔  
行人子羽、盧文弨云、王下脫於字、元本有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  
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  
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之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  
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共維五始之要、  
治亂之端、存乎審已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業往世

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悞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盧文弨云、將疑特、魯故常、意續華篇作直乞楚師耳、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其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趙而救之、趙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

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況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盧文弨云、成元本作滅、御覽四百七十四引同、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

以為仲父、

以字舊改、御覽四百七十四引為上有以字、與上文湯立以為三公一例、今據御覽補、

百里奚道之於路、

道之當為乞食、漢書鄒陽傳、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哀之以政、文

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注、御覽四百七十四引故作乞食尤其確據矣、

傳責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

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之以國、

任下之字舊改、御覽四百七十四引任下有之字、任之以國、與上文秦穆公委之以政句法一律、今據補、

司馬

喜贖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絲絲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

得梅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得乞巧、梅死於中野、譬猶絲絲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於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寧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嶮、孔子為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盧文弨云、見宋本作是、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

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小節固足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纣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

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戕於巨麗之宮。

巨麗，巨麗之宮，字之誤也。左成十七年傳，公適于巨麗氏。樂書中行，僖通執公焉。國語晉語，樂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巨麗氏。呂氏春秋，樂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巨麗氏。樂書中行，僖通執公焉。國語晉語，樂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巨麗氏。即此文所本。字雖作巨，尤

其誤也。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戕死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

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

處樞樞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於沙丘，任李兌

故也，桓公得管仲，盧文弨云：桓上脫齊字，大義雖保得屬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

易牙，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

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睢，國獨特

立，實子胎救萬作安陸，任周禮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

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

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

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隲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為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為賢於已而進之為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齊趙、韓詩外傳七作魏趙、大戴禮綠傳篇、賈子胎教篇並作齊趙、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鈞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仲子故無常安之國、無恆治之

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絺繆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

舍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口，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新任異也。由此觀之，則士能急矣。蓋文選云：士，假祭本作任，是也。宋本作士，元本作仕。

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

并疑書云：文有微誤，二字誤倒，御覽四百七十五引作周公

一日白屋之士所下者凡七十人，曰下微見字，宋本御覽作周公旦見白屋之士，所下者凡七十一，雖一字錯置於下，而見字尚存，顏氏家訓風操篇，昔者周，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食，以掃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文雖小異，可為參證。

晏子

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

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

并疑書云：太山當為大山，與下流水對文，乃泛言山之文者，非

謂東嶽泰山也，列子湯問篇作志在登高山，高山即大山也。

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

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

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

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

無以接之，無下當有鍾子，呂氏春秋本味篇，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以誌之，賢者奚由盡忠哉？

意即此文所  
大是其理也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

周威公問於甯子

丹徒縣志云、甯子即甯越、為周威公之師、見呂氏春秋博志篇、

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

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

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

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

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僕胥丘負客、唐文選云、平當作  
乎、宋本已誤作平、

連下、作平王、同學紀開以城濮之戰在楚威王時、以為平王誤、孫詒讓云、平乃乎之誤、  
王有士云云屬下讀、下文有士曰苗賁皇云云皆歷舉楚事、前後異時、不得專屬之平王、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

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

用之、是為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子、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

之、是為兩堂之戰、孫詒讓云、呂氏春秋至忠篇云、楚莊王與師、戰於兩堂、大勝  
晉、賁子先驅篇亦云、楚莊王南與晉人戰於兩棠、棠堂字通、又有士曰伍子胥、

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

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拊者、

盧文弼云、拊、拊子哀公屬作拊、家語五儀

解作拊、毋取健者、家語同、拊子及外傳四作健、

毋取口銳者、

盧文弼云、拊子注引銳作

銳、拊子作口、外傳作銳、

謂也、孔子曰、拊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為法也、

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怒愿

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

重厚而多知能、

許驥云、有字本在而字下、誤移於人字下、有據為又、拊子哀公屬作士不信怒而有多知能、韓詩外傳四作士不信為又多知、雖是其逆、

如此人者、譬猶豺

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

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

者所以抒其胸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執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并發發云、執讀爲完、說文八部、完、盡也、外爲盡、內爲完、讀若戰、是姦執即姦完也、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

此疑有脫文、掌書治要引作、執贄而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

者十二人、荀子免問篇物注引作、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韓詩外傳三作、所贊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荀子作然而春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尚書大傳文略同、參伍稽書及治要引文、所師見者下當有十人所友見者六字、

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悵、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

盧文弨云、何字衍、御覽八百七十一、又四百七十四俱無、外傳三亦無、與案盧校是也、掌書治要引亦無何字、

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

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廣文選云、上君子上卿覽有以字、與衆、韓詩外傳三賢上有士字、四方之

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

論當爲謂、字之誤也、卿覽八百七十一引作、皆自謂不及君、字正作謂、是其證、今本韓詩外傳三作皆自以不及君、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

引作、皆自以爲不及君、謂爲古通、可爲旁證、

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

廣文選云、卿覽九九下有者字、外傳同、

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  
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  
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  
長穀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穀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  
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  
管仲、令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

河上故西平、卿覽四百七十五、後漢書張衡傳史傳注、宋黃朝英拙堂雜記、卷七引趙作西河、新序雜事一同、趙簡子、韓詩外傳六作魯平公、

歎曰、

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

盧文弼云、古乘新序作國乘、後漢書史傳注作古乘、班彪傳注作古乘、古今人表作古乘、師古曰、即國乘、今衆古國通、古字訛、乘亦疑訛、外傳六作

盧文弼、典乘、古乘乃古乘之誤、御覽四百七十五引作古乘、載文類聚九十引韓詩外傳下有注作古乘、古今人表作國乘、師古注、國乘也、魏氏大昕謂國即古字、乘與皆乘之誤、韓詩外傳作盧骨、蓋乘骨與近字通、乘與二字隸書形相近、因而致誤耳、跪

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

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

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

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

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

下左右客千人者、亦有六翮之用乎、亦字舊改、御覽四百七十五、班彪傳注引趙有亦字、韓詩外傳六同、今據御覽班彪傳注引補、將盡毛

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

四、而王所好三焉、盧文弼云、齊策以爲王斗語、云昔先王所好者五、今王有四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

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

意林引說作好說焉

淳于髡曰、古者有驂騮騏驎、

有字舊改、漢書治要、長城經論士爲古者下說有有字、與下文古者有豹象之胎、古者有毛廋西施句法一律、今據補、

今

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廋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好下之字舊改、漢書治要、長城經論士爲、好下雖有之字、今據補、則堯舜禹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

宗衛國策齊策作管而韓詩外傳七作宋燕

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由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

田饒齊家作田需、韓詩外傳七作陳饒、田陳古字通用、

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

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

盧文弨云、大夫二字疑衍、下同、典廣、韓詩外傳七作、宋熹曰、趙平義、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惟齊家正典大夫二字、

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紬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撫以相撻、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

此哀公問當時各國之君孰為最賢、非泛論世之君子也、于字疑涉上孔子而財家語賢君篇作當今之君、

可證、

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閭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

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

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

盧士謂云、家語無王字、御宗元對有、與宗、此書以又有士

曰王林爲句、國字屬下讀、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與下文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句法一律、

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

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

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

家語賢君篇爲邸作邦月作日、

待史

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

瓊語觀云、家語六本篇、荆公子推行年十五而攝荆相事、此蓋楚之公子、非晉之介子推明矣、

仲尼聞之、使人往

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

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

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

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

家語齊篇此下有此三字、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十三字、

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

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

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

虛文強云、消家語作赴、

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

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

虛文強云、故元本作用、與家語齊

書篇亦作用、

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

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歌、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

窮者驕人乎、

子方言敗、按家語治要引補、

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

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

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

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由子方之語、文侯

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行事會治要引作仁義較長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得友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

盧文弨云、隨會重喪之時、此與呂氏當祭屬期在文侯時、俱誤、

文侯曰、

會、夫為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為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為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為人君忍其臣者耶、文侯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為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為謀、辨士不為言、仁士不為行、勇士不為死、文侯援綏下車、辭諸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

也。

齊將軍田賁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子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賁曰：「今日諸君皆為賁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與之言，及、呂氏春秋下賢篇作反、為□、反從干木所遇也、推當以本書作反者為是。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

官、則相至。盧文弼云、至呂氏作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盧文弼云、賞呂氏作實、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盧文弼云、外傳二條下有本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

帛一以贈先生、盧文弼云、御覽四百二條一子、下同、家語政思篇同、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

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中下皆問字、家語政思篇作士不中聞見、韓詩外傳二作士不中通相見、御覽四百二引正作士

不中聞而見、又引舊注云、中間謂介紹也、元其為變矣、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

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盧文弼云、攝、宋本及御覽四百二引微作陽、與索、韓詩引韓詩外傳作青陽宛兮、劉向治魯詩、說韓者字同、今本蔓草

齊侯、毛氏之也、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

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

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之市租、下之字舊

按本

書治要

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

制親舊本北堂書鈔五十三引作威、近、御覽二百二十八引作威近、

威即威字之誤、四百七十四引威字亦作近、

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

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厲於酒、肉厲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

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乎、

管子書治要

管子

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也、

管子書治要引補下、據同、

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

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桓公曰、善、

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

舍、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

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

罷、鄭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責子章也、入與共食、出與共衣、司城子罕亡、子章不從子罕來、復召子章而責之、左右曰、君之善子章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責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章、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章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責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楊因見趙簡主

盧文弨云、國書林作簡、御覽四百七十四同、典、御覽引見上步北字、又主作子、下同、

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

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

絕食無義、舊本北堂書鈔四十九引作絕食、禮樂記、禮者所以絕淫也、事逐、絕猶止也、是其義也、今本作絕

食者、徒人多見絕食、不見絕食、遂以意改絕為絕耳、

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於衆也、事君五

去、是不忠於上也、

兩於字舊缺、按書林引補、

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

美女者醜婦之仇也、威德之士亂世所疏也、

威德之士書林引作威德君子者、御覽四百七十四引同、

正直之行、

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

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

午各本作子、程榮刊本  
俗午、今從之下同、

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

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

盧文弨云、急張  
則當從宋本乙、

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羣臣大夫、告曰、

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

笑不應、三問三笑不應、王艷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為戲乎、

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簋飯、一壺

酒、三鮒魚、祝曰、蟹螯者宜禾、滂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

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為上卿、賜之千金、革車

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

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為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眳子將、眳文昭云、眳疑眳下、同、與齊家正作眳、則楚悉發四封之內、則悉二字自改、與上下文皆不、一律、今據本書治要引補、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

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禽將軍首反、

至禽及下單字雖涉上文而辭、本書治要引作、使上將軍將其首而反、文未附載、可證、

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眳子將、楚悉發四封之

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

免耳、

本書治要引作、得而免、

至舍、王北面正領齊袂、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

申孺為人、悔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田居為

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眇子之為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焉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醕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之良臣、史鰌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

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為無良臣故也、史文初云、君當作臣、夫事君者、諫過而薦

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

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史文初云、元本無相字、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

能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為、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

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孫治觀云、四當作四、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

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

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讎之、賢

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前、案語賢者爲作怨讎並存於國、即敵構兵於鄰、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荆戰於郟、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案語昭公曰、昭爲景誤、御覽三百二十三作景、下同、與

案、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兩將字於詞爲重、上將字疑衍、左宣十二年傳作、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於荆、

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因獸猶闢、況國相乎、及荆殺

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

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說苑斟補卷第九

漢 劉 向 撰  
合肥 劉文典 學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

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







































































































































































































































































































































































































































































































































































